



列夫·托尔斯泰著

复活

人民文学出版社

列夫·托尔斯泰著

复 活

汝 龙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根据平明出版社纸型重印

复 活

列夫·托尔斯泰著

汝 龙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591 字数436,000 开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张20 9/16 插页19

1957年2月北京第1版 1957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8001—17300册

定价(6) 2.50元

Л. Н. ТОЛСТОЙ
ВОСКРЕСЕНИЕ

據 Maude 英文譯本 Resurre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及 Aline P. Delano 英文譯本 (Thomas Y. Crowell Company, 1911) 轉譯。插圖係 Л. О. ПАСТЕРНАК 所作，據 Л. ТОЛСТОЙ: ВОСКРЕСЕНИЕ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49) 複製。

內容說明

“復活”是一部以十九世紀末葉俄國現實生活迫切的社會問題為主題的長篇小說，作者列夫·托爾斯泰以驚人的力量、高昂的熱情，暴露出了專制警察國家制度的罪惡和畸形的生活狀態。天真的農家姑娘卡邱霞被放蕩的貴族青年聶赫留朵夫誘騙和遺棄，卡邱霞為窮困所逼墮落為娼，而後卡邱霞被誣陷為殺人犯，流放西伯利亞，——卡邱霞悲慘的命運，並不是當時生活中的偶然事件，而是專制俄國政治制度和道德觀念的結果。列夫·托爾斯泰在這部小說中，用具體的對比，揭露了當時剝削階級——貴族地主、官僚、工廠主、僧侶等等奢侈腐敗的生活，反映出被剝削的勞動人民生活的貧困和遭受迫害、革命者向暴虐的專制制度進行的鬥爭，因此，在列夫·托爾斯泰所有的作品中，“復活”是對當時罪惡的現實生活提出了最強而有力的抗議的一部作品。

列夫·托尔斯泰著

复 活

汝 龙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七 年 · 北 京

第一
部

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一節到第二十二節。『那時彼得近前來，對耶穌說：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當饒恕他幾次呢？到七次可以嗎？耶穌說：我對你說，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七次。』

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節：『爲甚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約翰福音第八章第七節：『……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他。』

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十節：『學生不能高過先生，凡學成了的不過和先生一樣。』

儘管好幾十萬人擁擠在一塊小小的土地上，用盡氣力糟踏那塊土地，拿石頭鋪蓋路面，清除一切植物，甚至不容一莖青草留存，而且用煤煙和石油的煙霧填滿空中，砍盡所有的樹木，趕走一切的飛禽走獸——可是，哪怕在這種城市裏，春天也照舊是春天。

陽光照暖大地，空氣清香，沒有鋤盡的青草在各處復活了，不但在林蔭路兩旁的狹長草地上生出來，而且只要有可能，甚至從石頭跟石頭中間的夾縫裏鑽出來。樺樹啦、楊樹啦、野櫻樹啦，生出清香的、黏性的樹葉，快要綻裂的花蕾，在菩提樹上膨脹起來；烏鴉啊、麻雀啊、鴿子啊，懷着春天的歡喜，忙着修理牠們的窠兒；在那給陽光晒暖的牆壁上，蒼蠅快活的嗡嗡飛着。植物、鳥雀、昆蟲，全都高高興興。可是人呢，那些成年的男男女女卻仍舊在欺騙自己而且欺騙別人，折磨自己而且折磨別人。人們認為神聖的、值得注意的，不是這個春天的清晨，不是上帝的世界的美麗（這種美麗原是賜給一切生物享受，讓人們的心傾向和平、親睦、熱愛的），卻是他們爲了逞自己的威風，奴役自己的同胞，而想出來的種種花樣。

因此，在省城的監獄的辦公室裏，大家所認為神聖而重要的，並不是人類和動物已經領受了春天的恩惠和歡樂，卻是昨天傍晚接到的一份封了口、編了號碼、註了案由的公事，上面命令道，在今

天，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點鐘，務須把如今監禁在獄中的三個犯人，一男兩女，提到法院去受審（其中有一個女犯，是主犯，須得單獨由專差押解）。所以現在，四月二十八日的上午八點鐘，看守長遵照命令，走進女監的陰森森、臭烘烘的走廊。隨後馬上有個女人，生着鬚曲的白髮，臉上現出一副苦相，跟蹤來到走廊上。她穿着制服，袖口鑲着金絲帶的花邊，腰上繫一條藍邊的皮帶。她是女監的看守。

「您找瑪絲洛娃吧？」她問當班的看守長，同時跟他走走廊上的一個牢門走去。看守長弄得鐵鎖嘩唧唧的響，開了牢房的門，門裏送出一股氣味來，甚至比走廊上的空氣還要臭。

「瑪絲洛娃，出庭去！」他叫道，然後又關上門，等着。

微風帶着田野上的新鮮暢快的空氣，甚至也吹進了監獄的院子。可是走廊上的空氣裏卻飽含着傷寒的病菌、陰溝的臭氣、焦油的氣味、腐爛的惡臭，凡是走到這兒來的人馬上會覺得難受，悶得透不出氣來。女看守雖然開慣這種空氣，可是從院子裏一走進來，也還是有這樣的感覺。她剛剛走進長廊，馬上就覺着疲倦，發暈。

牢房裏傳來亂閃閃的聲音、女人的說話聲、光腳在地板上走路的声音。

「喂，瑪絲洛娃，快一點兒，我跟你說！」看守長向牢門裏面叫道。

過了兩分鐘，一個小小的、胸脯豐滿的年青女人，貼身穿一套白色的布衣布裙，外面套一件灰色的囚大衣，活潑的走出來，站到看守的身旁。她腳上穿着布襪和囚鞋。她頭上繫着頭巾，

的讓一兩縷頭髮從頭巾裏面溜出來，披在額頭。這女人的面色顯出長久受着監禁的人的那種蒼白，叫人聯想到地窖裏儲藏着的番薯所發的芽。她那短而寬的手，和大衣的寬鬆領口裏露出來的豐滿的脖子，也是那種顏色。兩隻眼睛又黑又亮，雖然浮腫，卻仍舊放光（其中有一隻眼睛稍稍有點斜視），跟她那慘白的臉兒恰好成了有力的對照。

她站得筆筆直直，挺起豐滿的胸脯，微微昂起她的頭；她站在走廊上，直瞪瞪的瞧着看守的眼睛，準備着不管他下甚麼命令，都依從照辦。他正要關門下鎖，忽然門裏一個老太婆探出她那蒼白的、陰沉的縐臉來，開口對瑪絲洛娃講了句甚麼話。可是看守長對準她的臉砰的一聲關上門；等到那個腦袋縮回去，牢房裏就傳出來一片女人的鬨笑聲。瑪絲洛娃也微微一笑，轉過臉去對着牢門上那加着鐵條的小窗口。老太婆在窗裏面把臉貼着鐵條，用沙啞的聲音說：

「記住，等他們審問你的時候，你就老是咬定自己的話不放鬆；少說廢話。」

「只巴望這件事有個這樣或者那樣的解決辦法，我也就心滿意足了；不管甚麼樣的變化，總會比眼前這種情形再糟了，」瑪絲洛娃說，搖一搖頭。

「當然，總有辦法解決的，」看守長說，現出做官長的人儼然自信比別人聰明的那種神氣。「行啦，走吧！」

等到瑪絲洛娃邁着很快的步子跟隨獄官往走廊的中央走去，窗口那老太婆的眼睛就不見了。他們走下一道石頭台階，路過更臭更鬧的男監，那些加着鐵條的窗口裏面有許多眼睛往外看，盯緊

了他們。他們走進辦公室，兩個扛鎗的士兵已經在那兒候命了。有個辦事員交給士兵一張帶着菸草氣味的紙，指一指犯人，說：『把這個女人押去。』那兵是尼日尼·諾甫果洛德^①的農民，生一張紅紅的麻臉，接過公文來塞在上衣袖口的摺邊裏，向犯人看一眼，然後朝他的同伴，一個寬肩膀的朱發希^②人，調皮的眯一眯眼。兵士和犯人就一同走下樓梯，樓下通到正門。正門上有一扇小門開了，他們出了門，走上本城的一條石路。

車夫啦、商販啦、廚娘啦、工人啦、職員啦，都站住腳，好奇的瞧着犯人。有人搖搖頭，暗想：『這是不好的行爲（跟我們的行爲兩樣的行爲）造成的結果。』小孩們站住，用害怕的眼光瞧着這強盜，不過想到那些兵看着她，使她不能再爲非作歹，他們的恐懼就平息下來了。一個農民，賣掉煤炭，剛在一家酒店裏喝完茶，這時走到她面前，在自己胸前畫過十字後，給了她一個小錢。犯人臉紅了，垂下頭，含含糊糊說了句甚麼。

她感到許多人的眼光直對着她，她呢，沒扭轉頭，只斜着眼看了一下那些盯着她的人：看見自己吸引了這麼多人向自己注目，她暗暗高興。春天的新鮮空氣，跟監獄裏的空氣完全不同，也使得她暢快，不過她的腳已經變得走不慣路，這時又穿着做得不好的囚鞋，在不平的石路上走着，覺着很痛。她走過一家糧店，店門前有幾隻鴿子逍遙自在的走來走去，犯人的腳差點碰到一隻藍灰色的鴿

① 歐俄中部的一个大城，現在改稱高爾基城。——中譯者。

② 俄國的一個亞細亞種族。——英譯者。

子；那隻鴿子撲拉拉飛起來，掠過她的耳朵附近，用翅膀搗着她。她微微一笑，隨後想到自己的遭遇，就嘆了一口氣。

二

犯人瑪絲洛娃的身世是一個平平常常的故事。

瑪絲洛娃的母親是一個村婦的女兒，沒結過婚；那村婦在一個牛奶場上做工，牛奶場是屬於兩個老處女的，她們是地主。這沒出嫁的女人年年生一個孩子；那些不受歡迎的孩子，照鄉下常有的情形那樣，受過洗後，母親就不管了，因為他妨礙母親做工；孩子就只好餓死。

五個孩子都照這樣夭折了。他們都受過洗，後來喫不飽，就聽天由命的死掉。第六個孩子是個姑娘，父親是流浪的吉卜西^①；要不是那兩位女主人當中湊巧有一位來到牛奶場，罵女工送去的奶酪有牛騷氣，她的命運也就不會兩樣。當時那年青女人正好躺在牛棚裏，偎着一個新生的、漂亮的、健康的嬰兒。老處女就又罵女工，怪她們不該讓那女人（她剛剛分娩）躺在牛棚裏，罵完正要走開，可是又看了一眼嬰兒。她動了憐憫的心，自動願意做小姑娘的教母。小姑娘就受了洗；由於女主人對教女憐愛，牛奶和錢就送到母親這兒來了，好讓她養活小孩；小孩真就活下來了。從此以後，兩位老女主人老是管她叫做「救下來的孩子」。

① 最初出於印度，後來散佈到歐洲去的一個流浪民族。——中譯者。

孩子到三歲的時候，母親害病死了；孩子的祖母，那女工，覺得帶領那麼小的孩子是個拖累，老女主人就把她帶到宅子裏去。這個生着黑眼睛的小姑娘長得挺好看，又活潑，女主人都很疼愛她。做孩子的教母的，是兩姊妹當中比較年青，比較心善的索菲亞·伊凡諾芙娜。年紀比較大的瑪麗亞·伊凡諾芙娜呢，脾氣卻比妹妹兇。索菲亞·伊凡諾芙娜給小姑娘穿上好看的衣服，教她唸書寫字，打算把她教育成一位小姐。瑪麗亞·伊凡諾芙娜卻說這孩子長大了得做工，應當把她訓練成一個奴婢纔對；因此她嚴格得多，要是碰上心境不好，還要打她一頓來出氣。小孩在這兩種相反的影響下長大成人，變得一半是婢女，一半是小姐。她們叫她卡邱霞，這名字不及卡金卡文雅，可不像卡特卡那麼俗氣。她做女紅，收拾房間，用白灰擦亮神像，烤肉，磨粉，伺候咖啡，洗些不費力的東西；有時讀書給女主人聽。

好幾回有人來提親，她都沒答應。她覺得跟那些向她求婚的工人在一塊兒生活，在她未免太苦，她已經在她女主人家裏過慣比較舒服的生活了。

她到十六歲光景，老女主人的姪兒，一個年青而闊綽的公爵，當時還是大學生，到他姑姑家裏來探親；卡邱霞愛上了他，雖然她對自己都不敢承認。兩年以後，他在從軍的時候，順道到姑姑家來住了四天。在辭別的前夜，他引誘而且玷污了卡邱霞；臨到他向她告辭的時候，他把一張一百盧布的票子塞在她手裏。這以後過了五個月，她斷定自己有了身孕。

○ 她的正名是卡爾麗娜，卡邱霞是愛稱，她姓瑪絲洛娃。她進妓院後改名流賣美。——中譯者。

從那時候起，她覺得樣樣事情都可恨，想盡方法逃避那等待着她的恥辱；她不但開始漫不經心的、敷衍了事的伺候女主人，而且有一天，不知怎麼回事，竟對女主人說出頂撞的話來，事後她十分懊悔，就要求辭工。

女主人當然很不痛快，辭掉了她。後來她在一個警官家裏做使女，可是在那兒只待了三個月，因為那警官，一定有五十歲了，卻糾纏她。有一天，他鬧得特別起勁，她發脾氣了，就罵他「混蛋」，「老鬼」，使勁推開他，竟把他推倒在地下了。她由於無禮而給辭退了。現在她沒法再找事做，因為她的產期近了，於是她住到一個鄉下接生婆的家裏去，那接生婆兼做酒生意。她生孩子的時候，很痛苦，可是接生婆在這以前替一個農婦接生，那農婦害着產褥熱，於是接生婆把這傳染病帶回家來。她生出來的小男孩給送到育嬰堂去了，照那個抱他去的女人的說法，孩子一到育嬰堂就死了。

卡邱霞來到接生婆家裏的時候，身邊有一百二十七個盧布——一百個盧布是引誘她的人送給她的，二十七個盧布是她自己賺來的。等到她離開這地方，她身邊卻只剩得有六個盧布了。她不會省錢。她不但自己化錢，人家問她要錢，她也從不拒絕。接生婆要她出四十個盧布做爲兩個月來的寄宿費，包括伙食和茶。她化掉二十五個盧布請人抱走她的孩子。她借給接生婆四十個盧布買一頭牛，二十個盧布用在衣服和零食上，所以等到她養好病，已經沒有錢，得找事做纔行。她在一個林務官的家裏找到了差使，不過這個已經結婚的男子卻跟警官一樣，不久就開始向她獻殷勤。她討厭他，極力躲着他，可是他是有經驗的人，比她厲害得多。況且，他是主人，愛怎樣擺佈她就可以怎樣

擺佈她。因此，有一天，找了一個機會，他竟強姦了她。不久以後，他妻子湊巧發現她丈夫跟卡邱霞在一塊兒，這一發現使得她生氣來，她就往那姑娘身上撲過去；卡邱霞還手，於是相打起來，結果是她沒拿到工錢就從這所房子裏給攆出去了。後來卡邱霞進城去找她姨媽。姨媽的丈夫是個釘書匠，原先生意很好，可是後來顧主不上門，就灰了心，喝起酒來，把能夠到手的東西全拿去變賣了。

姨媽開一家小洗衣作坊，她藉此養活自己和自己的孩子，不消說，還得養活他那沒用的、落魄的丈夫。她告訴瑪絲洛娃說她願意收留她做個洗衣服的女工，可是瑪絲洛娃一看姨媽雇用的別的洗衣女工的艱苦生活，就遲遲疑疑，不敢接受這提議，同時到傭工介紹所去謀事。她果然找到一個事，在一位太太家裏，那太太有兩個兒子，是公立學校的學生。一個禮拜以後，在六年級讀書，已經生了上鬚的大男孩，丟開功課，不容她有一刻安靜，不斷的跟踪她，走來走去。母親把錯處全怪在姑娘身上，辭退了她。

她沒有別的地方可去，可是說也湊巧，她剛走進傭工介紹所，就碰見一位太太，赤裸裸的胖胳膊上戴着鐲子，大多數的手指頭上戴着戒指。這女人聽到卡邱霞急着要找事，就把自己的地址留給她，要她去看她。卡邱霞去了。那女人很客氣的招待她，在她面前擺下點心和甜酒，然後寫一個便條，叫女用人送到甚麼人那兒去。到晚上，一個高大的白髮男子走進房來，立刻在卡邱霞身旁坐下，微笑着，用發亮的眼睛瞧她。他開始隨隨便便的跟她調笑。女主人把他帶到隔壁房間去，瑪絲洛娃聽見她說：「新打鄉下來的。」然後她把瑪絲洛娃叫到一邊去，告訴她，說那人是個著作家，說他有

很多錢，說要是他喜歡她，他不會捨不得給她錢。他果然喜歡她，給她二十五個盧布，還答應常來看她。二十五個盧布不久就化光了，有些錢，她付給姨媽作爲膳宿費，餘下的買了一件新長衫，一頂新帽子，和絲帶。過了幾天，著作家叫她去，她去了。他又給她二十五個盧布，還給她找了一個單獨居住的房間。

在著作家爲她租下的房間的隔壁房間裏，住着一個快活的、年青的店員，卡邱霞不久就愛上了他。她自動對著作家說穿這件事，搬到另一個較小的房間去住。可是那店員，原本應許跟她結婚，卻在一個晴朗的日子沒向她說一聲就上尼日尼·諾甫果洛德去辦事，明明丟棄她了，因此她發覺自己是單身一個人了。她原想仍舊在這地方住下去，可是沒得到許可。警察通知她說她不能照這樣住下去，除非她領到黃票子^①，受了醫生的檢查。她就回到姨媽家裏去。她姨媽瞧見她的漂亮衣服，她的帽子，她的斗篷，就恭恭敬敬招待她，不敢再向她提議做洗衣女工的事了。照她看來，她的外甥女已經入了上流。事實上，瑪絲洛娃自己也不再動過要做洗衣女工的念頭。她又憐憫又輕蔑的瞧着消瘦而勞苦的洗衣女工，那些住在這所房子裏的女人——其中有些人已經害了癆病，用她們那又瘦又白的手在三十七度^②的空氣裏洗東西，和燙東西。蒸騰的熱氣裏含着肥皂泡，窗子是冬夏常開；她瞧着她們，想起自己先前也有意接受這種苦役的生活，不由得膽戰心驚。

① 指賣淫的官方許可證。——英譯者。

② 指列氏溫度計。——英譯者。